

小札記
小說
涵秋筆記

1

錄

六藏對子馬地官第井
水龍打扁擔蛾眉
俗談遷官面長
談白髮藥管轄
娥迷樓子袁先生
閣先生楊洪
平輶聞廉偽
驥三教雅謔

犯獸二冤家相不足憑千秋肉飛仙
瘦若木先生軼事胡某對云某庸醫殺人
巧云胡某庸醫殺人
雌雄龍輿倒昇肩
雌雄龍輿倒昇肩
某屍得倒昇肩
乙媾眼
某屍得倒昇肩
乙媾眼
畫雉地
古畫雉地
梁薦擊字記
新甌字記
太
子
求地
其鴨
牠

彭公雪琴韻事
蛇吃醋
黃均太
任石公太太
燕娘
年羹堯軼聞
長舌婦
孔某
李石泉德政
珊瑚婦人
程榴亭
鞭藥
螺亭
兵馬司巷紅水
十三人
秀才弑父
榴
刺
犬
長
春
樹
瑞
肌
膚
生
火

▲▲▲▲▲▲▲▲▲▲▲▲▲▲▲▲▲▲▲▲▲▲▲▲▲▲
鵠尤據余秦月潘蕭王黃邱鶯蕭干吉東徐藍塗荆美邊
中某龕生瑞影書士平鶴虎戲渢筱香王垣氏陽氏人振
人小廝頻庵牀成樓之婦誌異香衛先生

▲▲▲▲▲▲▲▲▲▲▲▲▲▲▲▲▲▲▲▲▲▲▲▲▲
萬觀虎徵李炸有竊醫產韻豆夢于逃傳道石人魚奇
大心掌錢子藥道尼腐闌符大學戒士冤禱肇亂獄婢大
郎刺長畫人韻事兒人

▲▲▲▲▲▲▲▲▲▲▲▲▲▲▲▲▲▲▲▲▲▲▲▲▲
譚鉤董瘞輶風災水火某剖薛劉屠心戶驅術子
三癟軼灾却烈某官女女

五四三二一

小札記 涵秋筆記(二)

(江都李涵秋著)

▲六藏

明陳霆兩山墨談謂閨門養高與物罕接便鄉鄰不得覩其面是爲藏首焚筆硯謝絕版刻使好議論者不得罪吾手筆是謂藏手非途不趨小徑不出夫人不得議吾蹤迹是謂藏足保固真元絕意房闥使靡曼不得動吾欲是藏臂余則蟄居空館罕接塵鞅角枕單衾芳澤銷歇首也足也臂也亦既藏唯忍不密矣所不能無罪於世者則以文人結習東抹西塗日事丹鉛重災棗未能遠藏者手耳然顙黑倒白發隱訐私則信無是焉東坡有言藏六於甲吾行將取鑑於織

▲偶對

偶對不難難於酷肖其人口吻金章宗舉二人士上坐屬妃李氏妃答曰一日透明却是嬪妃身分故佳明永樂中夏忠靖公治水江蘇與某給事同事

事早如廁。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靸履而行急。事急。某應聲曰。乘甲曳兵而走。常輸常輸。各以官階爲戲。可謂善謔。

▲馬子

相沿謂婦女溺器爲馬子。有詠其事者。謂夕陽影裏疏竹響蕭蕭。蕭蕭註馬鳴。聲然考其式。無頭尾頸足珠。與馬異。究不知何本。後乃審爲獸子之訛也。獸子者爲宋時。貴嬪用踞以溲。便其製。以銅爲馬形。鬣尾皆具。背爲大穴。蓋取登踞時。如跨馬之狀。且飾觀也。今失其實。猶緣其名。不禁喟然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地官第井

壬寅地官第井水。忽作淺絳色。貯以潔盂。盈盈如新洗。胭脂居人驚駭。三日乃如故。

▲水龍

今人謂救火器爲水龍。非也。按水龍字他書無考。惟隋梁睿請伐陳。文帝答詔曰。陳國來朝。未盡藩籬。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必與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顧。是

昔人以水龍謂戰艦也。然近日新製以皮袋吸水噴溢，則頗似於龍。其謂爲龍也亦宜。

▲打扁擔

漢皋狎妓者召妓侑酒不至，則謂之打扁擔。頗昧其義。後考粵西猺俗男女倚歌自擇配女及笄，則縱諸野。少年從者且數十次。第歌意所答，而一人留男遺女，以扁擔一條女受之，即約爲夫婦意者。狎客召妓，猶以扁擔授妓，不受轉將扁擔打之，故引爲大辱歟。

▲蛾眉

蛾眉二字，今人多不得其解。以訛傳訛，遂有形如飛蛾之說。然飛蛾之形，翅張身縮，其態何似？而謂美人之眉彷彿其蓬鬆乎？夫亦不雅觀之甚矣。蓋蛾眉之蛾實，即一種蠶蛹。其初脫繭時，栩栩尚活，頭部之間，分列兩毫，極纖極細，根瘦而尾垂，形似新月。古人蛾眉之喻，當即指此。否則玩蛾之全身，更無一似眉者。不幾語太不經耶。

▲風俗談

江南北娶婦者新人必近夜始綵輿入門垂頭閉目作羞澀狀含羞後有伴婆爲新人解初衣先藏於衾而後郎從之法甚善也嘗以是質之楚人楚人不然楚人之爲新婦者午後遂至夫家目澄澄不閉但微俯而已臨寢則郎先登床潛其身以衾掩之不少露僞以所褫之衣覆足後謂新婦不知郎藏何處則必視其衣之爲誌見郎衣在必避而寢不知所避者郎適在是乃中郎計遂捉之與交頸矣僕聞之大笑曰如是則夫婦之道先僞矣且楚人習爲之則楚女亦必習聞之習聞之而佯不察焉則有意就郎爲可恥習聞之而擇郎衣所覆之處而寢則爲之郎者又將奈何言者亦吃吃笑不能答或謂爲是言者殆數吾也吾非楚人婦又非楚女吾亦戲錄之以質楚之爲新婦者

▲遷官面長

隴王書謂郭汾陽每遷官則面長二寸額有光氣事已乃復惟汾陽之遷官當不止一遷再遷則其面長當無有限制是無怪今日之驟遷其官者無不揚揚

然亦以其面驟長二寸，俯則恐觸其膺也。爲之噴飯。

▲白髮藥

世人苦鬚易白，每用藥染之，謂之烏髮藥。此夫人而知之也，而不知又有所爲。白髮藥者，南唐烈祖爲尚書左僕射，年甫三十，自以居揖讓之間，非老舊無以所。衆乃服白髮藥，一夕皓然。此較伍員隔夜髮白尤覺神捷。

▲管輅

漢管輅洞曉術數。初有婦人亡牛，輅卜曰：可視東邱塚中。既而果得牛，婦疑輅盜取，告官按驗，乃知是術數所推。又洛中一人失妻，輅令與驅豚者鬥於東門。豚逸入一舍，突壞其戶，婦出焉。輅鄉里有范雲龍，苦頻被火，輅云：有角巾生駕牛車來，必留之宿。後果有此。生來雲龍因留之，生急求去，不聽，遂宿。主人旣入，生懼，闔目，乃持刀，門外倚薪，假寐。忽一物以口吹火，生驚研之，死。視之，狐也。目是不復有災。

▲嫦娥

月中。嫦娥之說。學齋佔畢。嘗論其妄矣。其說云。漢志。黃帝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周官註云。儀。羲二字。古皆音俄。毛詩實惟是儀。協在彼中。阿太玄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以是例之。儀俄二字本同音。所謂常娥。即常儀也。予謂儀之作俄。此誠可據。推原誤始。或後人轉寫爲娥。竊藥奔月之說。從而附會古今。談者又因之。胥贊月娥之美。而不知實妄說也。又嘗考之。通鑑前編。常儀乃帝譽之四妃。是知後人謂爲月娥者。以有常儀占月之事。而又惑於帝妃之文。遂承訛謬耳。

▲迷樓

小說有迷樓記。一卷。謂隋煬建於京師。煬既隕於江都。唐太宗提兵入京師。見迷樓。謂衆曰。此皆民之膏血所爲也。下令焚之。火經月不滅。顏師古著隋遺錄。則謂煬帝建迷樓於江都。二說不同。未知何據。東坡詩云。江都樓成隋自迷。白太素揚州詞云。迷樓固應不見。問瓊花底事也。香銷許有壬迷樓賦所指陳。皆江都之意。皆本諸師古。然迷樓記序跋。前後顯爲可據。而諸公咸不之從。豈以江都爲楊廣迷亡之地。而迷樓實其荒淫之迹。故所取信者必於顏氏耶。

▲袁子才先生軼事

袁子才先生在京時。一日有投刺來訪者。先生閱之。知爲曲阜孔某。以其素不相識也。不願接見。使閨人以他出對客曰。汝主旣不在寓。我擬假汝主書室。親書一柬。留呈汝主可乎。閨人曰。諾。遂導入客。卽執筆草草。揮成臨行。並謂三日後當復來。客去。閨人以柬呈先生。且告以客之所言。先生閱之。大驚。蓋客之來也。非訪先生。直難先生耳。觀其柬中大意可知。其言曰。僕耳先生之名久矣。終以未見顏色爲憾。茲因有事入都。專誠趨謁。又值他出。何所遇之不巧也。惟僕有典故若干條。未知出處。特來求教。以先生大才。諒不難。一一指示。云夫以先生博覽羣書。區區典故。若干條。豈有不知之理。然而客之所發問。均先生生平所未覩也。先生因是大驚。且復自慰。設當客來訪時。萬一出與握手立談之頃。必爲彼難倒。今有三日期。尙可作求援之計。於是携柬。賈之他友。他友皆不能對。有某君曰。客之所發問。或者出於四庫全書。亦未可知。但此書藏於大內。何從翻閱。某內監素與公相契。托其入內代查。當必有效。先生遂依所屬而行禮。

日內監出謂先生曰幸不辱命先生大喜返寓後如對策然一揮而就並呼脚人來告曰明日客至仍告以主人不在寓若詢所留之柬汝卽謂主人已閱有覆函在此屆期客復來訪問人曰又他出矣曾囑以覆函呈客客拆閱大加讚賞曰人謂袁子才爲才子吾猶不信今試之果然客去而先生之才名亦得以保全云。

▲莊子先生

王某興化人也幼從同邑名醫趙海仙習岐黃之術及長不務正業里人多賤之致流爲丐某以行乞於鄉人皆指摘不如行乞他縣猶可自由遂丐於揚之仙女鎮焉仙女鎮者爲運河來往通衢帆船停泊之所也人烟稠密商市繁盛故行乞之人亦多集合於此某與若輩處既久常借往慶弔之家索其殘羹冷炙藉以果腹自謂天地間有丐之一種雖卽至賤究無衣食之慮較之權子母患得失者其勞苦爲何如某既丐亦不復作他想矣雖然富貴之來誠有非人所可逆料者某一日獨行河側遙見大船一艘泊於斯處舉步前往乞食餌料。

甫至船首。忽見一面色灰白之小兒。橫陳其間。船中人見丐至。有婦人出而叱曰。人家兒欲死焉。有食給汝者。某曰。不給食。誰敢索。但此無病之小兒。謂其欲死。殊屬不解。豈有仇於彼。而故呴之耶。余不敏。竊嘗從事於醫。請為主家活之。婦怒曰。丐速去。丐速去。毋亂人意。此兒之病。經幾許名醫診治。均未奏效。若丐能活人。則天下之醫。可以不爲。人治病矣。嗟乎。婦於斯時。寧不願其子之遇救。而反拒絕之者。特以言出於丐。終不敢信耳。婦愈怒。某請愈力。旁觀之人。欲覘其異。咸勸婦曰。此子業已垂斃。不妨一試。其技醫之有效。酬之可也。醫之無效。逐之可也。婦曰。諾。某立索筆。開方命人持往。購藥兒服。後果愈。婦乃酬以重金。某之名。於是大振。鎮有大姓者。奇其技。假以市房一所。令行道於斯縣。壘之。日來診者。門爲之塞。人有疑難之症。經某診治。無不藥到病除。故城中搢紳之家。亦慕其名。爭以輿相接。某旣得意。囊橐日益充足。而疊日一班丐。友且不復再憶及矣。不謂羣丐以某爲負義。既妬且恨。相率登門辱罵。路人見之。莫敢排解。中有強有力之某甲。以爲丐而兇橫。乃爾。尙復成何世界。函致有司。立捉丐。

等重責。某念昔日相識之情。每丐贈以青蚨一串。其事始結。由是而花子先生遂於醫界中佔優勝地位云。

▲陳邵平

陳邵平。丹徒人。自幼不事生業。家本中黃。至陳揮霍殆盡。年及壯。已鶴衣百結。瑟縮可憐。而浪賭狂嫖。不改故態。至拮据時。輒稱貸於戚友。久之。戚友鄙其爲人。相與拒絕。不容其入門。曉風吹吳市之簫。斜日唱蓮花之落。蓋去丐已不遠矣。有姊嫁孟氏。平時剽索已非一次。一日陳又趨趨於門隅。姊覩其來。厲色呵斥之。陳佯笑曰。吾此行非有求於姊。特有祕事。願告姊。竊願與姊一附其耳。姊不察其姦。遂側首就陳。詢其將作何語。詎陳出不意。拔姊鬚。遺金釵。狂奔而去。姊追之不及。遙嘗無數。陳馳至江干。惘惘無所適。見有輪舶將泝江西上。遂附輪至漢口。貨其釵。又易火車徑往京都。京師有父執某。憫陳貧。詢陳居鄉習何業。陳本無業。謁某時。某適午酌。遂信口答曰。業貰酒。某他日慨然與以百金屬。陳在京設酒肆。陳大喜。過望。自是稍稍改其不肖之舉。勤而酒又有名。闢數年。

稱小康矣。惟陳性素狡猾肆中。母金本不豐。惟多設空譚。炫人耳目。其實蓄有酒者。祇十數罇。其餘繡疊皆水而已。惟陳作僞。雖其肆夥弗得知焉。他日有親王某某者。慕陳肆之酒味。釀醸飭差官來沽。並謂須多年老花雕者。江南紹興府所釀。卽俗所謂紹興酒。酒之至美者也。差官來適陳。他出肆夥震親王之名。又不知真老花雕之何在。徬徨無策。忽觸一念。私計牆隅有酒數罇。終歲不見主人市以與人。所謂真老花雕者。其在乎。遂以與王之差官。差官去而陳適歸肆夥。告以此事。陳警視牆隅駭極。蓋肆夥之所與王者。卽素儲廢鼎藉以欺人者。夥本不知。固不能責。夥苟馳告王。以故又將得罪。苟不告。使王酌酒時而忽易以清水。不獨損吾肆之名譽。且王一怒受禍。愈烈。籌畫再四。心肺俱裂。幸陳素工心計。忽一轉念。頓不露聲色。給夥曰。汝輩妄哉。汝輩知邇。所以與王者何物耶。水耳。雖然吾爲此言。汝輩將疑我餒水。何意實告汝。此皆吾鄉之中冷泉水。吾肆之酒。所以申於全省。耆良有故。他肆釀酒。皆尋常之水。故劣。吾之釀酒。皆中冷之泉。故勝。吾輩是泉以來。京師舟車之費。奚啻數萬。而汝輩。

誤以爲酒以售王殆矣。夥大驚乃叩王闈告以故。堅欲索水還。初王得水。遠鄰方呵叱。忽聞夥言。乃大喜。謝夥曰。孤聞中冷泉之名久矣。竊恨不得一品其味。茲何幸。沽酒而得泉。孤將遍召王公大臣。開筵養茗。以領略佳味。歸告汝主人。增汝價足矣。勿望此泉返也。夥不得已。快快歸告陳陳。幸不破其僞。然由是酒之名愈震。沽酒者必詣陳咸。日中冷泉中冷泉門限爲穿獲利三倍。云此事陳硯農爲余述之。

▲洪楊軼聞

昔洪楊之亂。羅澤南扼守洪山。以保武昌。重兵攻之不下。思欲厚集兵力。達其目的。有某甲獻一計。招土著之民若干。使爲前敵。每人日給以青蚨二百文。然附近居民無一應者。乃興國之人貪圖小利。願出死力爲之包打。不旬日而羅軍竟爲所敗。洪山既失。羅君亦死於難。迨胡文忠公撫鄂。查悉其事。大怒。以興國人不應從亂。擬卽統兵往洗全縣。後經曾國藩力勸。謂一邑之中。豈無賢者。若概治以從亂之罪。未免波及無辜。胡聞。曾言事乃中止。故興國之人均以此硯農爲余述之。

事爲大辱。有罵其宗祖者，猶可忍受。倘詢以包打洪山事，則必與人拚命。無他所問，尤甚於所罵也。同時有武穴汪紳者，知洪軍將至，先期召集各戶籌畫對待之法。各戶皆無以對。汪曰：欲賊不動吾鎮一草一木，誠易事耳。某有策在特不知大家願爲之否。衆曰：唯先生之命是聽。汪乃選擇婦人中姿色稍佳者百餘人，使其迎賊於數里之外，且遍設行館，請其休憩。賊大悅，遂各擁抱婦女，妄爲歡樂，不復騷擾。商肆翌晨即去，全鎮賴以無恙。然婦女已爲其姦淫殆隔求一守身如玉者，卒不可得。事又爲胡所聞，以汪此舉有傷風化，非特無功而且有罪，立置於法觀者，謂武穴之淫風至今不衰，蓋當日遺傳所致云。

▲僞廉

三代而下，世道愈降，人心愈謫。在上者偶一不慎，爲其下者必多方以窺伺之，求如其意而止。窺其心，猶是卑鄙齷齪之心也。善乎魏和治之言曰：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或自掣壺殮以入官寺，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僞者。嗚

呼於今爲烈。嘗見大員之以儉德著者屬下必故爲藍縷以博其歡心其實高車怒馬飫肥沃甘入而養尊出而示簡所謂公孫宏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廁五鼎外膳一肴不知朝廷又安用此僞飾之官地方亦何嘗享廉吏之福也。而爲大員者方且竊竊然自喜侃侃然號於衆曰吾能表率一方矣吁子輿氏曰是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三教雅謔

唐咸通中優人李可及善爲滑稽亦淳于優孟之流也嘗因延慶節縕賓講論畢次及倡優爲戲可及乃儒服綸巾褒衣博帶攝齊以升崇座自稱三教論衡。其隅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是婦人問者驚曰何也。對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坐如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兒坐也。（敷夫同音而兒同音）上爲之啓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對曰亦婦人問者益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復何患設非婦人又何患有娠乎。（身娠同音）上大悅又曰孔子何人也對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對曰論